

# 小小装潢

●汪晓春

## 雨夜风波

占四华和任冬花又吵架了。年近五旬的小夫妻，携手打拼了二十多年。大大小小的架，谁也记不得吵了多少次。但是不管吵得如何激烈，最多不过两小时就能和好。他俩仿佛倒在一起的两杯水，吵架就像在这水面上划道儿，无论划得多深，转眼连条痕迹也不会留下。可是今天的架吵得空前厉害。起因却很平常——不过是任冬花把晚饭烧好了，占四华还趴在电脑前看装修效果图，弄得图纸呀，设计稿呀，满桌子都是。任冬花催他收拾桌子，占四华偏偏不肯动。任冬花的唠唠叨叨是通向占四华肝脏里的导火线，不一会儿就把他的肝火引着了。两人互相顶嘴，翻起许多陈年老账，话愈说愈狠。任冬花气得上来一把夺去鼠标塞在自己的衣兜里，惹得占四华一怒之下，把键盘扔在地上，还嫌不解气，手一撩，又将咖啡杯打落在地上。咖啡溅在米色的地毯上，像一朵朵黑色的花朵绽开。任冬花更不肯罢休，用那嘶哑、干巴巴的声音喊：“你摔呀！把电脑也摔了才算有本事呢！”

占四华听了，竟像海豚那样从座椅上直蹿起来，还真的抓起桌上的保温杯，用力“啪”地摔在地上，陶瓷碎片四溅，深棕色的液体在地毯上蔓延开来。任冬花吓得一声尖叫，看着满地的碎片和水渍，直气得她冲着占四华大叫：“离婚！马上离婚！”

这是他俩都还年轻时，每次吵架吵到高潮，她必喊出来的一句话。这句话头几次曾把对方的火气压下去，后来由于总不兑现便失效了。五十岁以后她就不再喊这句话了。今天又喊出来，可见她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。同样的怒火也在占四华的心里翻腾着。只见他一边像火车喷气那样从嘴里不断发出声音，一边急速而无目的地在屋子中间转着圈。客厅里暖黄色的灯光下，他的影子在墙上扭曲变形，显得格外狰狞。他转了两圈，站住，转过身又反方向转了两圈，然后冲到门口，猛地拉开门跑出去，还使劲带上门，好似从此一去就再不回来了。

任冬花火气未消，站在原处，面对空空的屋子，还在不住地出声骂他。骂了一阵子，她累了，歪在沙发上，一种伤心和委屈爬上心头。窗外，一只橘色的小猫跳上了窗台，好奇地往屋里张望，尾巴轻轻摆动。她想，要不是自己年轻时得了那场病，她会有孩子的。有了孩子，她可以同孩子住去，何必跟这愈老愈狠账的老东西生气？可是现在只得整天和他在一起，待见他，伺候他，还得看着他对自己耍脾气……她想得心里酸不溜秋，几滴老泪从布满细皱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墙上的挂钟当当响起来，已经八点钟了。正好过了两个小时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们每次吵架过后两

小时，她的心情就非常准时地发生变化，好像节气一进“七九”，封冻河面的冰就要化开那样。刚刚掀起大波大澜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，变成浅浅的水纹。“离婚！马上离婚！”她忽然觉得这话又荒唐又可笑。哪有快五十的老夫老妻还闹离婚的？她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。这一笑，她心里一点皱褶也没了，之前的怒意、埋怨和委屈都没了。她开始感到屋里空荡荡的，还有一种如同激战过后的战地那样出奇的安静，静得叫人别扭、空虚，没着没落的。客厅里那盏落地灯投下柔和的光晕，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轻声啼叫，仿佛在安慰她。于是，恹恹使悄悄浸进她的心中。像刚才那点儿小事还值得吵闹吗？

——她每次吵过架冷静下来时都要想到这句话。

可是……占四华也应该回来了。他们以前吵架，他也跑出去过，但总是一个小时左右就悄悄回来了。但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仍没回来。外面正下着小雨，占四华没吃晚饭，没戴帽子、没围围巾就跑出去了，她又滑，瞧他临出门时气冲冲的样子，不会一不留神滑倒摔坏了吧？想到这儿，她竟在屋里待不住了，用手背揉揉泪水干后皱巴巴的眼皮，起身穿上外衣，从门后的挂衣钩上摘下占四华的围巾、雨伞，走出了房子。雨丝在霓虹灯的映照下，像一条条彩色的丝带在空中飘舞。夜色并不太暗。雨是夜的对比色，好像有人用一支大笔蘸足了黑颜色，把所有灯光都晕染了一遍，使朦胧的街景在夜幕上灰蒙蒙、远远近近、重重叠叠地显现出来。

一只流浪狗在街角躲雨，看见任冬花走过，警惕地叫了两声，又缩回了角落。于是这普普通通、早已看惯了的世界，顷刻变得雄浑、静穆、高洁，充满鲜活的生气了。一看到这雨景，她突然想到她和占四华的一件遥远的往事。

## 雨中回忆

二十年前，他们刚结婚不久。她的设计天赋十分出众。每次谈完客户回家晚些，占四华都顺路接她回家。他俩一向说得来，却渐渐感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有说有笑，在两人回家的路上反而没话可说了。两人默默地走，路显得分外短，只有脚步声，真是一种甜蜜的尴尬呀！

她记得那天也是下着小雨，两人踩着水洼走，也是晚上八点半来钟，她担心而又期待地预感到他这天要表示些什么了。在那段宁静的路上，路灯投下昏黄的光晕，雨滴打在伞面上发出轻微的“嗒嗒”声。他突然仿佛抑制不住地把她拉到怀里。她猛地推开他。他呢？竟像傻傻子一样一动不动，任她把水淋在身上，直淋得他像一个落汤鸡。

她打着打着，忽然停住了，呆呆看了他片刻，忽然扑到他身上。她感到，有种火烫般的激情透过他身上厚厚的雨

水传到她身上。

他们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——从一场奇特的战斗开始的。多少年来，这桩事就像一张画儿那样，分外清楚而又分外美丽地收存在她心底。曾经，每逢下雨天，她就不免想起这桩醉心的往事。年轻时，她几乎一见到雨就想到这事；中年之后，她只是偶然想到，并对他提起，他听了总会会意地一笑，随即两人都沉默片刻，好像都在重温旧梦；自从他们步入不惑之年，即使下雨天也很少再想起这桩事了。但为什么今天它却一下子又跑到眼前，分外新鲜而又有力地来撞击她的心？这么一想，尽管占四华性子急躁，又固执，不大讲卫生，心也不细，却不失为一个正派人，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……

她愈想，占四华似乎就愈可爱了。如果她的生活里真丢了占四华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多少年来，尽管占四华夜里如雷一般的鼾声常常把她吵醒，但只要占四华出差在外，身边没有鼾声，她反而睡不着觉，仿佛世界空了一大半……她在雨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大概快十点钟了，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占四华仍不见，雨却稀稀落落下小了。她的两脚在雨地里冻得生疼，膝盖更疼，步子都迈不动了，只有先回去，看看占四华是否已经回家了。她往家里走。快到家时，她远远看见自己家的窗子里透出温暖的灯光，橘黄色的光晕在雨幕中显得格外柔和。她的心怦地一跳：“是不是占四华回来了？”

但又想，是她刚才临出门时慌慌张张忘记关灯了，还是占四华回家后打开的灯？走到家门口，她发现有一串清晰的脚印从西边而来，一直拐向她家楼前的台阶前。这是占四华的吧？她走到这脚印前弯下腰仔细地看，却怎么也辨认不出是不是占四华的脚印。“天呀！”她想，“我真糊涂，跟他生活一辈子，怎么连他的脚印都认不出来呢？”她摇摇头，走上台阶打开楼门。

当将要推开房门时，她心里默默地念叨着：“愿我的占四华就在屋里！”这心情只有在他们二十年前约会时才有过。屋门推开了，啊！占四华正坐在阳台的小桌前画设计图。阳台上那盆绿萝在灯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，几只小金鱼在鱼缸里悠闲地游动。地上的碎片都被扫净了。一盏精致的台灯投下温暖的光晕，炉火显然给占四华桶过，呼呼烧得正旺。顿时有股甜美而温暖的气息，把她冻得发僵的身子一下子紧紧地攫住。她还看见，桌上放着两杯热茶，一杯放在占四华眼前，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，自然是斟给她的……

占四华见她进来，抬起眼看她一下，跟着又温顺地垂下眼皮。在这眼皮一抬一垂之间，闪出一种羞涩、发窘、歉意的目光。这目光给她一种说不出的安慰。她站着，好像忽然想到什么，伸手从衣兜里摸出之前夺走的鼠标，走过去，放在占四华跟前。什么话也没说，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占四华做了碗银鱼

鸡蛋瘦肉片豆丝，外加几叶小青菜……

## 转型之路

第二天清晨，雨后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。占四华早早醒来，发现任冬花已经坐在电脑前，正在浏览装潢设计网站。

“昨晚想到个好主意。”任冬花头也不回地说，“咱们何不试试让小兵帮我们设计些新款式？他在大学学的就是现代设计，说不定能给咱们带来新灵感。”

占四华揉了揉眼睛，想起昨晚回家路上任冬花说的话。他点点头：“我正想跟你说这事。昨天在工地遇到老李，他说现在单位管得严，公款吃喝查得特别紧。咱们得想别的办法。”

任冬花转过身，脸上带着少见的兴奋：“我昨晚翻了一宿的设计网站，发现简约风现在特别受欢迎。小兵不是刚毕业吗？让他帮我们设计几套样板，咱们拍成照片发到网上试试。”

占四华走到妻子身后，轻轻搂住她的肩膀：“你这主意不错。不过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咱们以前靠大鹏的关系接了不少活，现在突然转型，会不会太冒险？”

任冬花关上电脑，转身面对丈夫：“风险肯定有，但咱们不能总靠歪门邪道。再说了，”她笑了笑：“小兵可是咱们看着长大的，他那设计天赋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一周后，占小兵设计的几套现代简约风格样板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任冬花负责拍摄和推广，占四华则跑工地监督施工。他们的装潢公司渐渐有了新的客户群，虽然规模比以前小了，但每一单都是靠实力赢得的。

## 后记：小小装潢

占四华和任冬花是一对经营小型装潢公司的夫妻。过去，他们经常请任冬花的侄子——县重点工程中心主任任大鹏组局吃饭，地点常选在高档餐厅或是河边的露天烧烤摊，伴随着音乐和欢笑声，借着这层关系拉拢业务，获取装潢项目。任大鹏今年三十八岁，妻子叫钱敏。这种“公款吃喝+业务往来”的模式让他们生意红火，家中也常常堆满了客户送来的礼物和装饰品。

然而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严禁公款吃喝，这种揽客方式已行不通。起初，占四华和任冬花十分不适应，家中少了往日的热闹，生意也受到了影响。他们开始抱怨政策太严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直到他们发现，通过大学毕业的侄子占小兵设计的新颖装饰装潢款式，配合社交媒体上的推广，业务反而稳步上升。渐渐地，他们理解并接受了这一变化，开始靠自己的实力和创意赢得客户，不再依赖公款消费的不正当关系。家中重新回归宁静，只有一只橘猫和鱼缸里的鱼儿陪伴着他们，却也多了几分温馨与踏实。

# 天之大，唯有母爱能相配

●金筱林

每当《天之大》的旋律响起，那深沉而辽远的颂唱，总能轻易叩开我记忆的闸门，泪水便止不住地滑落。在我心中，歌中那无垠的“天之大”，唯有母亲的爱能与之相提并论，甚至，那份浸透骨血的温暖与坚韧，比苍穹更值得我毕生仰望与珍藏。

六十七载光阴倏忽而过，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，世事变幻如浮云。然而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无论身处何方，母亲那慈爱的面容、家中那盏昏黄的灯火，以及那份由她亲手编织的温暖，都如同镌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，清晰如昨，成为我一生最坚实的归宿。

我的母亲，生于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。她的一生，是勤劳与坚韧写就的史诗。她不识字，心中却有丘壑，充满主见。她笃信幸福绝非天赐，而是要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去一寸寸挣来。在她年轻的生命里，甚至涌动着一股令人敬佩的“叛逆”——她是一个勇敢的抗婚者，更是一个决绝的逃婚者！为了奔赴心中所认定的爱情，她不顾世俗的桎梏，冲破旧式包办婚姻的牢笼，历经磨难，终于与父亲结合。

封建习俗束缚了她的双脚，却没有束缚住她的心！在那样一个礼教森严的年代，她以瘦弱之躯对抗命运的安排，这份孤勇，这份对自由的向往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灯塔。成家后，她与父亲相濡以沫，共同孕育了五子一女。为了撑起这个大家庭（当时还需奉养祖母和未成年的小叔），父母二人“男编女织”，日出而作，月已升未息。父亲是巧手匠人，母亲则日夜穿梭于织机之间，梭声与剪刀声交织成那个年代特有的奋斗乐章。日子虽清苦，却也因他们的勤勉而比旁人多了几分活生气。

然而，命运之神并未因此眷顾。接连的厄运如同惊雷，一次次劈向这个艰难维系的家庭。先是十岁的三哥夭折，紧接着二十岁的大哥又撒手人寰。这对父母而言，无异于天塌地陷，灭顶之灾！悲痛尚未平息，几年后，我唯一的姐姐又因病离世。不到十年光景，接连痛失三位骨肉至亲！母亲的世界瞬间黯淡无光，整日以泪洗面，那份刻骨铭心的痛楚，伴随了她一生，从未真正平息。待我们剩下的三兄弟长大成人，每逢年节祭祀，父母眼中总是噙满泪水，一遍遍叮嘱我们：“哪里的坟地不能忘记，哪里是大哥，哪里是三哥，哪里是姐姐……” 世间至痛，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我常常思忖，父母是如何熬过那接踵而至的悲恸深渊？那份坚韧，需要何等的勇气！逝者已矣，生者犹存。母亲将巨大的悲伤深埋心底，化作无穷的力量，更加拼命地劳作，用身体的极度疲惫来麻痹心灵的创痛，将全部的爱与希望倾注于我们三兄弟身上。

记忆中最苦涩的篇章，莫过于那饥馑的岁月。农村广种薄收，粮食奇缺。红薯、红薯叶、野菜，甚至树叶，成了餐桌的主角，白米饭是稀有物。然而，在

我的记忆里，那珍贵的白米饭，总是盛在我的碗中。身为最小的孩子，父母将仅有的甘甜都留给了我。母亲呢？我竟想不起她曾安稳地吃过一碗纯粹的米饭！几时的画面历历在目：夜深人静，我沉入梦乡，朦胧中，父亲佝偻着腰在昏黄的油灯下编着篾货，母亲则坐在织机前，梭子在她手中不知疲倦地来回穿梭。待我清晨醒来，他们依旧保持着那样的姿势……这何止是“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”？这分明是用生命在燃烧，为我们点亮前路！成年后偶然翻阅老黄历，惊觉母亲的生辰竟是观世音菩萨出家之日（农历九月十九）。这冥冥中的巧合，仿佛印证了她一生所承载的慈悲、善良与无尽的劫难。

待我的三个孩子相继降生，母亲又毫无保留地担起了照料的重任。大女儿一岁起便跟着祖母睡，夜里还要吮吸着祖母的奶头才能安眠；二女儿1982年出生时，母亲更是家中最忙碌的身影，里里外外操持不停，甚至有一次不慎摔断了手腕。伤痛也未能让她停下，她依然用一只手顽强地操持着家务。她为这个家倾尽了所有，得到的回报却最少。正如歌中所唱：“世间苦十分，你却吃了七分。” 她吃下的，是生活的粗粂，是命运的苦涩，却将仅存的甘甜，毫无保留地哺育了我们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转机，分田到户，日子渐渐有了盼头。母亲为了那“一亩三分地”能多些产出，依然不辞辛劳地躬身耕作。为了让二老安享晚年，我坚决将家中土地全部转让出去，希望他们能卸下重担，过几年清闲日子。那些年，我和孩子们时常回家团聚，小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，父母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，那是我记忆中最为温馨宁静的时光。

然而，平静终被打破。母亲七十八岁那年，一个寻常的清晨，突发脑溢血中风。虽经救治保住了性命，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行动从此不便。更令人心碎的是，她后来又患上了老年失忆症，记忆的碎片逐渐消散。母亲离开我们的日子，定格在2002年农历正月十四。那天早上，我送女儿开学后，特意为她老人家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银鱼鸡蛋面。我小心翼翼地喂她吃完，轻声说：“妈，我要去上班了。”她看着我，平静地说：“你去吧。”这竟是我与母亲的最后诀别！未等我下班回家，她便已悄然远行，与我们阴阳永隔。每当忆起最后一幕，那碗面的温度，她那句平静的“你去吧”，都让泪水瞬间模糊双眼。

母亲走了，老家便也随之失去了灵魂。那栋房子，再也不是记忆中的家了。母亲的爱，早已融入我的血脉，刻进我的骨髓，成为我生命中最深的烙印，永世无法磨灭，亦无需磨灭。母亲啊，愿您在天堂，再无病痛缠身，无生世烦忧，一切安好。您的慈爱，如天之广，如地之厚，永远庇护着您在人间的孩子。

# 以默守诚：许洁《哑巴店》的生活诗学与抒情重构

●檀 昕

《哑巴店》后记中有一句话，“在哑巴店的园林里，我懂得了万物间的信赖和共生”。因而在《哑巴店》中沙滩、影子、蔷薇花、破碎机、切割机等物象符号都可以构成一首诗，诗集中描写也都是生活化的场景聚餐、散步、遇见推销员……诗人通过对乡村生活细节的仪式化书写，将日常物象转化为承载复杂生命经验的诗意装置，形成了“物性抒情”的独特表达方式。

## 一、生活诗学的微观建构与创伤记忆的物性编码

许洁的《哑巴店》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诗性转化能力。与那些沉溺于抽象思辨或宏大叙事的诗歌不同，许洁将笔触深入到生活最细微的褶皱中，通过对具体物象的情感编码，构建了一套独特的“生活诗学”。这种诗学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，而是以借物抒情方式构建情感温度计，使其成为承载复杂生命经验的诗意装置。

在《谁能想象暴雨怎样打湿香炉的》一诗中，雨水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：“雨水是从五谷田奔向江家垅的破屋里/还是从江家垅的破屋里涌往五谷田暂无明确的答案”。这里的雨水不仅是自然现象，更成为连接庙神与父母、信仰与血缘的情感媒介。“三百米的距离，就是庙神与父母的距离”，这一诗句将空间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的度量，而雨水则成为丈量这一距离的液态标尺。“它们曾调动各种盆、各种桶/甚至合伙抬起一架笨梯子”，这种对防雨工具的拟

人化处理，使日常生活器具获得了情感表达的功能，成为抵御时间侵蚀的象征性武器。

《午夜月光》中，“瓷器”意象的处理同样体现了许洁物性抒情的独特性。“在这霜降之城，你白白的像我手中养活的瓷器”。这里的瓷器不仅是容器，更是情感发酵的场所。“养酒”这一动作暗示了时间的酝酿过程，而“被月光捏在了痛处”则通过触觉的转化，将抽象的情感痛苦物质化为可感知的物理压迫。这种“物性抒情”策略与“新叙事”派诗人的符号化处理形成鲜明对比，新叙事诗笔下的物象往往被抽离具体语境成为知识考古的对象，而许洁的物象则始终扎根于生活经验，保持着鲜活的质感。

## 二、抒情传统的当代转化：在“羞耻”与“泛滥”之间

当代诗歌面临着特殊的抒情困境：一方面，“抒情羞耻”成为众多诗人刻意回避的情感表达方式；另一方面，肤浅的情感泛滥又充斥着诗歌现场。在这种语境下，许洁的《哑巴店》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抒情范式——既保持了抒情的温度，又避免了情感的直露。这种平衡的实现，得益于诗人对抒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。

《月的独白》典型地体现了许洁对抒情距离的精准把控：“我总是隔着距离爱你/我的升起你遥不可及”。诗人没有采用直接的情感宣洩，而是通过月亮的视角，构建了一种“隔空对话”的抒情模式。“有时清风也暗示不了什么/当它拉

你衣襟时/你能发现有时圆，有时缺有时空吗”。这样的诗句，将情感的变化与月相的变化并置，实现了情感表达的客观化。这种“情感暗示”而非“情感宣告”的方式，规避了情感的泛滥。

《哑巴店的春天》中“扶住那些倾斜的花香”一句，“花香”意象尤为耐人寻味。诗人没有直接表达对生命消逝的哀伤，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动作“扶住”，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物理行为。“倾斜的花香”这一通感修辞，既保持了意象的具体性，又赋予了它丰富的情感内涵。这种表达方式与早期诗歌中直白的抒情形成鲜明对比，展现了当代抒情诗歌的进化轨迹。

## 三、日常与永恒的辩证：生活诗学的超越维度

许洁的诗歌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开掘，最终指向超越性的生命思考。这种思考不是通过抽象说教，而是经由具体物象的层层递进自然呈现。

《口红患者》组诗四首利用口红这一物象对推销员这一职业进行了深层思考。“我盯着那种红，盯着对方那像极了旁边长条画案上印泥一样始终还没有落脚的红，找不到哪一幅画可以接纳”。面对推销员的激情介绍，主人公有些不知所措。印泥也象征着合作意向，口红找不到落脚之地，隐喻着合作没有达成。诗中的主人公反而更关心哑巴店的樱桃树，于是“一个玻璃杯上难以愈合的印痕”便出现了，昭示着合作的破裂。诗人尝试采取长句

来进行创作，全新采用“方块体”的形式呈现诗歌内容。《口红患者》组诗写道了樱桃红、土橘色、番茄红、枣泥红，她们也许是性格各异的女性，也许是同一个女性的不同面。诗人的观察视角很独特，然而也给读者留下了关于这些颜色的刻板印象。

在《有很多眼睛在想象你》中，诗人写道：“等一场雪等久了，你会不会感到心焦/等大幕拉开，有很多眼睛在想象你”。这里将日常的等待体验与戏剧性的“大幕”意象并置，使个人的微小情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存在意义。“你呵出的每一口气都暴露了你的立场啊”这样的诗句，既表达了情感的不可掩饰性，又将日常呼吸提升为生命存在的见证。

《哑巴店》中既有对诗歌形式的创新，也有对诗歌内容的思考。《哑巴店》的诗学意义在于：它证明了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同样能够承载最深刻的生命思考；最微小的物象同样能够折射最广阔的存在图景。诗人通过对“雨水”、“瓷器”、“稻茬”等日常物象的精确描写，实现了从生活细节到生命本质的诗意跃升。

在文化记忆日益碎片化、情感表达需求消解的时代，《哑巴店》提醒我们诗歌的真正力量不在于逃避生活或复制生活，而在于通过诗性转化，揭示那些被日常掩盖的生命真相。那些“叮叮当当当地，认真敲打着屋顶”的雨水，那些“被月光捏在了痛处”的瓷器，那些需要被扶住的“花香”，都是诗人对生活深处的勘探，也是对诗歌本真的回归。

# 古韵新声

（三首）

●汤仲森

## 东流古镇陶园游思

陶园临江畔,古塔隐山间。  
春寒红梅绽,日暖烟柳斜。  
元亮仁江远,东流悠思长。  
去岁菊花赏,墙角枯枝藏。  
群芳皆眠去,唯余清气昌。  
田园归炊罢,百草迎风扬。  
结庐远人境,梦返桃源乡。  
先生即已往,后辈空怅惆。  
白帆追雁影,彩蝶闹山棚。

## 春兰

立根源在深山中，  
四时翠绿荆棘丛。  
一朝春风来传信，  
芭芽青苔玉婷婷。  
素瓣红萼美人靨，  
丹唇微露芳自浓。  
玲珑剔透腮下泪，  
蜂蝶流年枝头行。

鼻端触着成消受，  
惹意寻香不得闻。  
自是人间第一品  
腹有蕙心众不同  
清雅高洁四君子  
通灵兰性最可人。

## 春行望江漫兴

细雨轻寒三月天，  
同马长堤柳如烟。  
车行古道过渡口，  
大美风光映眼帘。  
千里幽蓝波涛涌，  
万亩金黄平畴连。  
农夫春早垄上走，  
商贾贩运多客船。  
雷池湿地生态美，  
百草丰茂鸟乐园。  
花香吹面不觉冷，  
灵犀无声春盎然。  
春光到处都成画，  
钵盂望江醉流连。